

# 公元1534年，周公庙的访客

◎王英辉

明嘉靖甲午年(1534)农历二月二，“龙抬头”之日，天朗气清。在关中扶风当知县的山西蒲坂(今永济)人杨瞻，公务至岐。差事完毕，天色尚早，他突然想到了近在咫尺的周公庙，便想去拜一拜梦里邂逅过的元圣，看一看心心念念的东坡先生笔下那一棵棵高高的白杨树。

他向岐山知县孙纶道出了心声。孙知县也是北方人，性格豪爽，素好风雅，当即遣人请来了本地大儒孟醇同行。孟氏乃弘治乙卯科举人，人称润泉先生，齿德俱尊，熟稔周公庙的前世今生，有老先生作陪当向导，自己这个直隶人便不致在客人面前出现“一问三不知”的窘状了。

岐山历任知县重义尚礼，尤其面对这个平级同僚但有“孝廉”功名的友人，孙纶丝毫不敢怠慢。这个杨瞻从小生活在遐途闻名的“舜都”，乃是晋中一代才俊啊，锦心绣口，文采斐然，就是在藏龙卧虎的整个凤翔府，也颇有些清誉与盛名。不过，面对彬彬有礼的杨瞻一口一个“南塘先生”的友好亲热，孙知县心里却滋生出一个颇显“小气”的念头：来到我们县，吃了我们的饭，游了我们的景，非得让你留下文章不可！

马车一路行，谈兴正欢处，远远望见了凤凰山前隐隐一寺，杨瞻的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。他下车来，深深长揖。孟醇连忙介绍：“此乃一废寺，孙侯改周世庙，内祀后稷、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……”听到孙知县有此作为，杨瞻转而向孙纶连连抱拳。

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下，由北而西步行数米，但见庙周环山，山头早已漫上一层薄薄的绿纱，古荆名草杂陈其间。不由想起昔年周公正是不舍这山、这水、这一抹青葱，才有了这一方清雅之所……

进大门，越洞门，便来到了三门。三门南侧，杨瞻的眼前便出现苏轼诗中“白杨无数暮号风”之大白杨，不过，此时的白杨树是静静的、直直的，凛凛枝干伸向庙宇上空的一簇簇云团里。400多年过去，遥想那东坡先生，来凤翔府为官时年不足二十五，风华正茂。“喜出游，好咏赋”的他，走遍西府周边，眉坞、磻溪、阳平、斜峪关都入了他的诗，尤

其在这周公庙，更是发出“吾今那复梦周公，尚喜秋来过故官”的咏叹。彼时的苏轼，与兄弟苏辙同科高中，已让“苏门俊彦”的美誉引发无数学子的歆美，发妻王氏又为他添了长子迈生。他在喜悦的心情下，看到了高高耸立的凤凰山，看到了汨汨清

供奉着召公奭的塑像。廊下碑刻皆为宋、金、元等前朝旧物，近前以手叩之，声响若磬，摩挲阅览间，光可鉴人。殿前桧、楸、柏等古树均达十余丈，其中一棵楸树，四个人围之都不能环抱。西侧一柏，孟老谓之唐树，杨瞻久闻庙中之

对席投壶，雅歌联欢时，杨瞻的心绪仍久久难以平复。他已经开始了这次出游的腹稿，他是兴奋的、欢愉的、感动的。很快，一篇《谒周公庙记》就在他洋洋洒洒的笔下一挥而就：“嘉靖甲午春二月二日，余以公事至岐山……委曲一道北下，旁



泉。而周公则是他顶礼膜拜的偶像，他自己也是通过正统的儒学启蒙后通过科甲道路而走出眉山的。周公庙给他的除了思接千载的灵感，是否还有未来坎坷命运的昭示……触景生情，杨瞻不由得思绪万端。苏轼在高木清流、风物迢荡里对先周的慨叹声犹在耳边，周公故邸上空的一群群鸟鸦鸟雀正四下飞散而去……幸甚幸甚：曾经的景致不曾改变，昔日气象依旧存在。

抬望眼，七间正殿，便是整个庙宇的核心，中塑周公像，顾伟庄严。杨瞻久久驻足，仰头凝望良久。接着几人依次排开，对着周公像拜了又拜。

随后，孟醇带着杨瞻细细参观墙面上那一幅幅生动的壁画。周公勤勉传奇的一生，在吴道子古雅娴熟的笔下，温婉而亲切，看得杨瞻眼眶阵阵发热。左殿三间，祭祀的是太公望。右殿三间，里面

古柏，盖黄巢之乱屯兵于庙，斩此以誓军令，树皮虽斑驳不堪，斧痕尚清晰可见，树身已半枯，枝叶却依旧葳蕤……

众人一再催促下，杨瞻这才往东北角的姜嫄诸庙走去，但萦绕在他心间的，还是那壁画里栩栩如生的周公。

在东隅岐阳书院歇脚时，杨瞻想到了自己在扶风以来，境内久无登科者，周公故里毗邻相依，儒学思想的渊源一脉相承，岐山俊士却一个接着一个，本朝自正统丙辰科的展毓到正德辛巳科的王继礼，进士皇榜已荣登十一人，举人也有五十多个了。他身为扶风知县，向来最重教育，眼看治下寒窗苦读的生徒久无腾达之日，深感汗颜。他在心里默默向周公发誓：先圣佑我，晚生创建崇正书院，且躬亲授读，亦在不负半世所学，兴一方教化之风，光一方礼仪之盛……

有水逆坡而上，可以转磨。由北而西，见庙周围皆山……岐为有周开基之地，意者周公爱其山水，尝寓于斯，后人因以立庙耳。前大门次砖甃一洞门，次三门，两旁皆大白杨树，苏诗白杨无数暮号风谓此……由姜嫄庙西北而上，为真武庙，内有石真武像一，老道士谓：国初，一日忽大雷雨，崩山出此玉人，神之，为立庙。下瞰为润德泉，绝上为凤凰窝，出五色。东隅为岐阳书院……联觴对席，投壶雅歌，尽宾主之欢，日落乃已。是日也，天气晴朗，鸟雀争喧，若供兴者。孙侯曰：今日之游，上瞻元圣，下询民瘼，顾岂浪游哉……”

离开周公庙后不长时日，杨瞻便升任御史，其后为官蜀中，编修《保宁府志》，厘定阆中十景，赋诗传世，名满天下。其子杨博，日后乃为一代名臣，两孙中进士，一孙武状元，三朝荣显，士林一时传为美谈。

## 钓鱼台遐想

◎关别录



钓鱼台历史悠久，文化积淀深厚，且山清水秀，紫气缭绕，晨钟暮鼓，宛若人间仙境。

第一次去钓鱼台是1973年秋天。我就读的天王高级中学开展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”活动，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锻炼，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转播站运输基建材料。当时有两个对外转播基站设在钓鱼台的山峰之巅，分别是22号、30号信箱，统称722台。两个基站相隔不远，海拔高度都在2000米左右。

我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走进

景区，仓促安排好住宿，便迫不及待地寻访钓鱼台，凭吊姜子牙。钓鱼台三面环山，是秦岭北麓断崖式沉降形成的南北大峡谷。峡谷西侧有一条酷似栈道的进山通道，是唯一连接山门和景区的交通要道。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逆流而上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矗立在伐鱼河之中、上大下小倒立、表面光滑浑圆的斗形不规则巨石，和篆刻在石身正北眉面的“孕瓊遺璞”四个道劲大字。这里溪水潺潺，古迹遍布。有姜子牙

长年跪钓留下的远古印记，也有书法泰斗刘自棣的题字“愿者上钩”。巨石上游不远处，是连通河流东西两岸的一座石拱桥。桥东是登山步道，拾级而上，是富丽堂皇的太上老君庙。桥西，在与南北进山通道交会的三岔路口，坐落着三间古旧的庙宇，庙前有四棵千年翠柏，庙中有大贤姜子牙的塑像。我们背砖的路线是从庙前出发，过小桥沿小路上主峰到基站。能参加有意义的劳动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。男生背驮肩挑，女生手提

怀抱，在陡峭曲折的羊肠小路上来回穿梭，把汗水洒在山坡，把欢声笑语留给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第二次去钓鱼台是1980年春天。那年，我供职的学校组织学生近郊踏青，步行往返钓鱼台春游。七年之后重逢，我变了，钓鱼台也变了。我从当年的高中学生成了高中教师，钓鱼台从千年古庙成为4A级旅游景区。景区山门标新立异，富有禅意文化内涵；迎宾广场宽阔平坦，配套设施一应俱全。我们当年借宿的厢房拆除重建，成了美观的游客中心。主景区古庙和附属建筑旧貌换新颜，描金绘彩，金碧辉煌，活力四射。庙宇东南不足一公里处新建的蓄水防洪石拱大坝高大突兀，东西横跨峡谷之中，气贯长虹。泄洪时形成的百尺瀑布飞流直下，烟笼雾锁，好像从天而降的宽幕银帘，成了钓鱼台景区又一道亮丽的风景。石拱大坝如神来之笔，把伐鱼河上下游水系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。上游高峡出平湖，水库嵌入山谷，千顷玉镜，群山倒影，水天一色；下游怪石嶙峋，涓涓细流穿石而过，蜿蜒而行，积潭聚湖，源源不断。坝上坝下遥相呼应，给北方古刹平添了水韵江南的秀丽景致。置身其间，遥望我们当年放飞梦想的崎岖山路，回想意气风发的青春记忆，再看看身边指点江山的后生，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。

再后来，我调到钓鱼台管委会辖区的教育组工作，时值钓鱼台旅游专线全线贯通、影视基地接拍《大秦腔》等影视作品，去钓鱼台既频繁又简捷。而我每次身临其境，总会触景生情，怎么也忘不了我们背上山的块块青砖……

第二次去钓鱼台，我有幸结识了雍川镇袁家村的当家人杨海林，这位68岁的老人是第一批去冯家山的民工，当年他刚出校门只有16岁。老人回忆说，首次出发时，只知道冯家山路远，究竟有多远，要走多长时间，上面没说清楚。民工们背着充饥的干粮，却忘了带水，平原上村庄多，还可以讨水解渴，再不济还有涝地水塘救急。过了凤翔进山以后，人烟稀少，大日头下走半天喝不上一口水，口干舌燥嗓子眼里直冒烟。有一次，嚼碎的干馍馍卡在喉咙眼，憋得人眼冒金星，怎么也吞不下去。情急之下就满路上寻找牛蹄印，遇见牛蹄窝里有积存的少许雨水，像见了救星不管不顾趴在地上喇一大口。

## 冯家山的路

◎赵林祥

去过冯家山两次，感触最深的不是满目的苍翠青山，不是高峡出平湖的一泓碧水，更不是人工夯起的巍巍大坝，而是那穿梭于莽莽古塬、跳跃在山涧深谷里的路。

冯家山水库开工的1971年，我还是七八岁的孩子，懵懵懂懂不更事。担任生产队队长的四叔，带领着村里一伙青壮年，背着干粮，拉一架子车铺盖，在全村人的欢送下，像出征的壮士一路向西，去了冯家山工地。岂料没过半月，同行的六叔灰头灰脸土拨鼠样逃回来，满村逢人哭诉：“我的娘哇，饿着肚子走了两天，把人要挣死哩。”六叔那时三四十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能让一个青壮年当了逃兵，固然与六叔的好吃懒做有关，但冯家山路途的遥远和活路的沉重，由此广为人知，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年幼的心。

这以后，我就记住了冯家山。在孩童的思维里，我闹不明白，家在岐山的我们，为什么要跑上百里路，吃苦受累地去给人家千阳那里修水库呢？直到几年后，冯家山水库里的千河水，流经凤翔，从北干渠一路向南，淌进老家门前的干渠，队里的千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，父辈们用这长流不息的水源，大搞间作套种高粱移栽，种棉花栽烤烟，发展农业多种经营，夏秋作物连年增产，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命。我和村里人一样，结束了喝稀汤、吃黑馍的日子，这时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修建冯家山水库的重大意义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看一看冯家山水库，瞧一眼让我们吃饱了肚子的生命水源，成了我梦寐以求的夙愿。

第一次去冯家山，已是水库建成近半个世纪后。社会的飞速发展早已今非昔比，新农村建设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城乡公路，再也不用像先辈们那样步行受累了。我们乘坐的面包车穿过凤翔县城后，折向西南方的公路，下了长青镇附近的大坡，坐在车内的我，能明显感觉到公路在坡下转了一个“人”字形的大弯。纳闷中我忍不住问，为什么不能从凤翔县城西边直通冯家山，偏要向南多绕出二三十里路呢？一位古稀有余的老人说，直线到冯家山确实距离近，但却要翻越七沟八梁好几架山，算下来比绕这个弯儿还远。何况当年根本就没有公路，岐山民工走的就是那条山路，得走整整一天啊！

原来，这位老人就是当年冯家山水库的建设者，如今仍在老家的青化农村种地，年轻时因超负荷劳作，已腰弯背驼老态龙钟，走路时双腿向外撇着，成了典型的“拔腿腿”。但老人的脚步依然铿锵有力，一踏上冯家山的土地，他就像孩子般咧着嘴巴看个不够。站在他当年用力气和汗水填起的大坝上，远远望见对面山梁上，那一排排盘旋而上，仍然敞开着大口的1000多孔窑洞时，一下子面色凝重，长久无语。老人摸着大坝上的护栏说，那时候，他们每次都是鸡打鸣时从家里出发，走一天一夜，第二天赶到冯家山，刚好赶上出工。

千河流域的冯家山，地处大山深处，在水利工程开工以前，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路，散布在各个村庄里的民工，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，根据通知上说的大致方向，一路向西，下沟上塬，过河蹚水，翻山越岭，打问着走到冯家山的。可以说，冯家山的路，是建设者用双脚一天一天踩出来的。

再次站在冯家山水库的大坝上，我长久地眺望对面山梁上那层层叠叠的千孔窑洞。目测之下，从住宿处到水库工地，要先下山，过一条深沟，再上山走过来，最少也有五六里的路程。当年的数万民工，每天爬上跑下，往返于窑洞与大坝之间，用不倦的脚步，丈量着冯家山的土地，用不竭的力气，实现了让子孙后代吃饱肚子的梦想。

